

《玉娇梨》与《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探析*

刘雪莲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在“聚焦”叙事艺术上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两部小说对“聚焦”方式的应用形式多样,而且能够交叉使用,从而达到了叙述场景生动化、人物透视多方位变化以及叙述者与读者的互动。在“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关系的处理上,更为注重小说人物的感知,凸显了与其他小说不同的叙事特色,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聚焦”叙事成果也代表了才子佳人小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玉娇梨;平山冷燕;聚焦;叙事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83-05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JC2008W1)

作者简介:刘雪莲(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聚焦”的叙事理论已经在叙事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同时“聚焦”与“叙述者”的理论也被应用到古代小说叙事中。如对唐传奇《柳毅传》、《游仙窟》、《周秦行记》、《秦梦记》等短篇作品的“内聚焦”的论述^[1],再如对《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叙事“聚焦”探讨^[2]。实际上,不仅是《红楼梦》等名著,部分明末清初的小说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由于以往的学者关注的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叙事结构上的特点,而其他方面的叙事成果关注的极少,因此笔者应用“聚焦”与“叙述者”的理论,对明末清初小说中“聚焦”叙事艺术较为突出的《玉娇梨》、《平山冷燕》进行论析,并以此说明才子佳人小说“聚焦”上的成就。

小说中的事件总是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的角度。^[3](P113-114)在叙事理论中常提到一些术语,最为常见的除了“视点”或“叙述视角”外,还有“叙述情境”、“叙述视点”、“叙述方式”等等^[3](P114)。“视角”(也被部分学者称为“视点”)简

单说指叙述时观察和呈现故事的角度,但有的学者认为“视角”还有其模糊性存在,造成理解上的混淆。米克·巴尔认为“没有一个出自‘视角’(perspective)的名词可以表明动作的主体”^[3](P116),而“聚焦”更有优越性。法国学者热奈特用聚焦(“focalization”)代替了“视点”(point of view)这一术语,把“聚焦”分为三类:零聚焦(或无聚焦,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叙述者=人物)、外聚焦(叙述者<人物),其中内聚焦包括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多重式内聚焦。由于“聚焦”叙事理论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笔者将其部分应用到《玉娇梨》、《平山冷燕》中,在不完全拘泥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同时,根据这两部小说自身凸显的特点阐述其叙事特色。

一、不同“聚焦”类型的应用

“聚焦”就是视觉与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3](P114)。聚焦的主体就是聚焦者,因而研

* 收稿日期:2011-09-02

究聚焦问题即需要从“聚焦者”入手。“聚焦者”不等于“叙述者”。“叙述者”只是讲述故事,发出声音,而“聚焦者”承担着感受、感知、体验、价值判断等任务,与其对应的是“聚焦对象”。“叙述者”也不等于“作者”,真实作者是创作或写作叙事作品的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叙述者则是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是真实作者想象的产物^[4](P36-37)。《玉娇梨》、《平山冷燕》两部作品都擅于转变“叙述者”,具有很多共性,可能与二书都出自于天花藏主人之手有关^①。这两部作品的“聚焦”类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聚焦”方式的应用

中国古代小说习惯于以说书人全知全觉的方式进行叙述,这种无固定视角的叙述属于“零聚焦”(又称“无聚焦”)。这种“聚焦”方式,在明清话本小说中最为常见。“叙述者”可以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即“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也可以自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透视人物的意识,细微描述人物的心理和思想变化。总之“叙述者”具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例如《玉娇梨》第二回这样叙述道:

话说杨御史自从在白公衙里赏菊饮酒,见了白小姐诗句,便思量要求与儿子为妻。原来杨御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做杨芳,年才二十岁,人物虽不甚丑,只是文章学问难对人言。赖杨御史之力,替他夤缘,到中了江西乡试。因会试不中,就随在任上读书。杨御史虽怀此心,却知道白公为人执拗,在女婿上留心选择,轻易开口,决不能成。再三思想,并无计策。^[5](P13)

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对杨御史内心的感知是全知全觉的叙述,“叙述者”全方位地感知杨御史内心世界的想法,属于“零聚焦”。由于这种聚焦方式在古代小说中较为普遍,笔者不再赘述。《玉娇梨》、《平山冷燕》的突出特点还在于以下对于“内聚焦”的表现。

(二)“内聚焦”方式的体现

《玉娇梨》和《平山冷燕》对“内聚焦”的表现非常出色,《平山冷燕》相对更为普遍一些。“内聚焦”指的是作品的叙事服从于作品中一个或几个人物的视角,作品只写人物耳目所及、身心所感范围内的事,便属于“内聚焦”,可用“叙述者=人物”的公

式来表示。例如《平山冷燕》中张寅去山黛、冷绛雪处考诗的描写,是以人物限知视角进行叙述的:

张寅忽然看见,慌忙推小解,走到阶下。那童子近身一混,就将代做的诗递了过来。张寅接诗在手,便胆大气壮……因暗暗将代做的稿儿铺在纸下。原打帐是一首见是两首,一发快活,因照样誊写。写完,又自念一遍,十分得意。因递与侍妾……张寅在楼下听见楼上笑声哑哑,满心以为看诗欢喜,因暗想道:“何不乘他欢喜,赶上楼去调戏,得个趣儿……。”^[6](P218-219)

上文的“聚焦者”即张寅,张寅所见、所闻为叙述的主要内容,“叙述者”服从于张寅这个人物,“叙述者”所赖以“聚焦”的视点不能越出这一范围。接下来说张寅主意已定,竟硬着胆子撞上楼来,叙述又由人物“内聚焦”转换为全知全觉的“零聚焦”。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谈到《水浒传》偶有内部人物聚焦的描写: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穿一领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起禅杖,抡起来打两个公人。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认得是鲁智深。^[7](P75-76)

以上这段文字为金圣叹所赞赏,他点评道:“第四段直待林冲开眼,方出智深名字。奇文奇笔,遂至于此。”^[7](P76)罗钢先生认为:“(这段文字)来者是谁,这个悬念一直保持到最后‘林冲开眼’方才解开。但试想,如果这段描写采取的全知叙述者的聚焦,势必一上来就揭破鲁智深的身份,这种悬念便立即涣然冰释……小说作者采取的是人物的内部聚焦。”^[8](P177)与此类似,《平山冷燕》中张寅并不知道小童递给自己的诗是冷绛雪代作的,也没有读懂冷绛雪诗中的嘲讽之意,因而听见楼上的嘲笑还满心欢喜。因这种误解,接下来才有了张寅想登“玉尺楼”与佳人调笑的情节。如果是全知全觉的叙述,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喜剧效果。这种“内聚焦”的叙述方式避免了“叙述者”的直接介入,也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从而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

^① 根据目前学界的看法,《玉娇梨》与《平山冷燕》的作者为天花藏主人,与他相关的小说有十六部左右(参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07页)。

的。但《水浒传》中人物内部聚焦的例子毕竟是凤毛麟角,而且内部聚焦运用也不是自觉的^{[8](P188)}。笔者认为《平山冷燕》和《玉娇梨》中“内聚焦”的运用也可能是不自觉的,但却更为充分和全面。但是《平山冷燕》中的张寅的视角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固定式内聚焦”,而是“聚焦者与一个行为者参与到故事中的 人物相结合,但却并不与叙述者相重合”^{[9](P99)},这种方式能够给读者以更真切的感觉。例如《红楼梦》中刘姥姥逛大观园与此类同,主要是通过刘姥姥的视角来展示大观园的生活画面。另外,很多学者提到了“聚焦”中的“外聚焦”,是指“叙述者”知道的比作品人物知道的更少的情况。由于“外聚焦”在古代小说中应用有限,而且叙事学研究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所以笔者不作多述。

二、不同“内聚焦”形式的应用

上文《水浒传》一段文字,“不仅采用了内部聚焦,而且聚焦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聚焦者先是两个公人,后来又转移到林冲,这种不定式内部聚焦在现代小说中相当普遍”^{[8](P177-178)}。前文笔者已经交代,古代小说主要是以说书人全知全觉的叙述方式为主,而《玉娇梨》、《平山冷燕》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中采用“内聚焦”较多,但不属于固定不变的“内聚焦”方式,而是应用了“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

(一)“不定式内聚焦”的应用

“不定式内聚焦”指的是叙述角度随聚焦人物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聚焦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叙述,主要是强调视点的不断变化。^{[9](P101)}从整部小说来观察,《平山冷燕》、《玉娇梨》中人物“内聚焦”的转换较多。例如《平山冷燕》第六回中山人宋信与才女冷绛雪当场赋诗进行考较,宋信在陶进士、柳孝廉的陪同下来到冷绛雪家,在见到冷绛雪后,开始考较诗歌,作品的叙述角度不断转换:

……三人看了俱暗相惊异,陶、柳以为“吾辈缙绅闺秀亦未有此,何等乡人乃生此尤物?”;宋信更加骇然,以为举止行动宛然又是一个山黛……宋信暗想道:“看这女子光景,又像是一个磨牙的了……”忽抬头见天上有人家放的风筝,因用手指着道:“就是他罢,限七言近体一首。”冷绛雪看见是风筝,因想道:“细看此人,必非才子。莫若借此题讥诮他几句,看他知也不知。”……陶进士与柳孝廉看见字字俱从风筝打觑到宋信身上……俱鼓掌称快

……陶进士见其苦涩,大家默默坐待,更觉没趣,只得叫家人拜匣中取出一柄金扇……柳孝廉看了动火,也忙取一柄金扇送与郑秀才……^{[6](P69-71)}

在这段文字中,叙述者并不是从某一个人的视角进行描述,而是分别展示了宋信、陶进士、柳孝廉、冷降雪四个人的视角,叙述的视点不断跳跃,但并无杂乱无章之感,也展示了不同人物对待这次考较的态度和想法。尤其对于宋信这个人物,叙述者以“内聚焦”的方式呈现了他的心理与视觉,展示了他作为“假山人”的恐惧状态。通常“叙述者干预或评论可以超越对叙事作品中所存在的成分的界定与事件的描述。叙述者可以解释叙事成分的意义,进行价值判断,涉及超越人物活动范围的世界,以及评论他或她自身的叙述。”^{[10](P209)}但是如果“叙述者”过多的干预、评判,则会影响读者自身的理解以及艺术效果的表达。因此笔者认为这类“内聚焦”的应用对小说文本的叙事效果有着重要意义。

(二)“多重式内聚焦”的应用

“内聚焦”中所划分出的“多重式内聚焦”指的是让不同“聚焦者”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件事,能够产生立体观察的效果,从而使读者多方面了解所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平山冷燕》比《玉娇梨》应用得更多,如《平山冷燕》第四回中,窦国一诬告山黛冒充才子,皇上特派文臣与山黛进行考较。而窦国一又要求朝廷中最富有才华的大臣亲来,分别是尚宝司少卿周公梦、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礼部主事卜其通、山人宋信、行人穆礼、中书颜贵。皇帝欣然应允,于是文臣们与山黛对面考较,小说通过不同“聚焦者”对山黛考较时的状态作了描写:

①却说颜贵,乃是一个考选中书,字虽写得几个,却不曾读书,那里晓得《猗兰操》、《蟋蟀吟》……及抬头一看,早见山黛从从容容的写了,急得他满身上汗如雨下。急不过……颜贵心下暗忖……岂不反惹他一场笑耻!

②此时穆礼见颜贵默写不出,十分没趣……忽又想到:“用甚牌儿名好?”欲做《如梦令》、《长相思》、《忆秦娥》等词,却又不合时宜……再抬头一看,只见众官已出席矣……只见一幅龙笺上面,三个词儿已写得端端正正。

③卜其通惊得满身汗下,暗想道:“这丫头怎这等敏捷!不知做些甚么?”因搁下笔,不顾众人,先走至案前去看。

④夏之忠见三人垂头丧气,自暗思道:“他们外官输了,尚犹自可;我一个翰林院,若做不过他,明

日如何典试?”又想到……只见山黛提着一管笔,如兔起鹘落,忽疾忽徐,欣然而写,全无停搁苦思之态,目不及瞬,早已有十数行下矣……。^{[6](P40-45)}

这几段文字中颜贵、穆礼等“聚焦者”的“视点”是山黛作诗的状态,如摄影一样,从不同角度摄入了山黛挥毫泼墨、酣畅淋漓的生动画面,从而达到了“立体透视”的效果,也让读者们身历其境,对山黛的才华深信不疑。因而《平山冷燕》通过“聚焦方式三”与“聚焦方式四”的并用与转换,把才女之才、才子之才凸显得淋漓尽致。另外,“在同一作品中采取多种聚焦,对于叙述者来说,不必承担所有的看,只需讲述,对于读者来说可以有多种角度的‘看’,从不同聚焦去发现丰富人物。”^[11]尽管《平山冷燕》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但是能够让读者与小说人物、“叙述者”产生互动,从而产生愉悦感,留下过目难忘的印象。

在其他才子佳人小说如《凤凰池》等作品也描述过才子作诗考较的场面,但由于过于粗略,基本没有体现出人物的个人特色。可能大多数作者过多注重了情节的发展和走向,而忽视了真实生动的叙事场景描述和再现人物的真实面貌的叙述方式,这也可能是《平山冷燕》能够在众多才子佳人小说中出类拔萃,并超越《玉娇梨》的原因之一。

三、“聚焦者”与“聚焦对象”的动态关系

“聚焦者”与“聚焦对象”的关系在古代小说中还很少被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即视觉与被看对象之间的联系,也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聚焦”的对象不一定是人物,也可能是风景、事件或其他客观对象,“聚焦者”所表现出来的对象是“聚焦者”所获取的信息,是“聚焦者”对客观对象的主观感受与理解,由于经过了“聚焦者”的眼光“过滤”,可能与实际事物存在着差异。由于客观事物被“受限”传达出来,阅读者也能够侧面捕捉到“聚焦者”的认识、心理、情感的变化等等。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本的表达也有着重要影响,笔者以《玉娇梨》中的片段为例:

这遭凑巧,刚刚走到,恰闻得楼上有人笑语。苏友白恐怕被人看见,知他窥探,便要回避,却将身闪在一株大榆树影里,假做寻采那城阴的野花,却偷眼觑着楼上。不多时,只见有两个侍妾,把中间一带纱窗都推开,将绣帘卷起两扇。此时日色平

南,微风拂拂,早有一阵阵的异香吹到苏友白鼻中来。苏友白闻了,不觉情动。又立了一歇,忽见有一双紫燕从画梁上飞过来,在帘前飞来飞去,真是轻盈袅娜,点缀得春光十分动荡。只见一个侍儿立在窗边叫道:“小姐快来!看这一双燕子,到舞得有趣!”说不了,果见一位小姐,半遮半掩……那燕子见有人来,早飞过东边柳中去了。那侍儿忙用手指道:“这不是!”那小姐忙探了半截身子,在窗外来看。那燕子飞来飞去不定,这小姐早被苏友白看个尽情。^{[5](P47)}

↗ 人物(侍儿、小姐)

“无聚焦”→人物“内聚焦”(苏友白)→景物(窗口、燕子)→“无聚焦”

↘ 事件(偷看小姐)

(“聚焦者”与“聚焦对象”图示)

这段情节是苏友白偷偷进入吴翰林家后花园的描写。“苏友白恐怕被人看见”是全知全觉的叙述(无聚焦),苏友白看见一双紫燕属于人物“内聚焦”的叙述方式。这里对待儿、小姐的描写,并不属于多个人物“内聚焦”的转换,而是画面中被客观描述的对象(如图示)。这段文字所呈现出的江南春天的景象,并不是“叙述者”的客观描述,而是“聚焦者”苏友白眼里的景象。“轻盈袅娜”、“春光动荡”是“聚焦者”苏友白的主观的感受,包含着“聚焦者”的兴趣和情绪在内。但是苏友白所看到的女子并不是白红玉,而是吴翰林之女丑陋的无艳,所以接下来苏友白迅速离开了花园。小说接着写到“未见时精神踊跃,见了后不觉情兴索然”,即是他失望的心境,同时又回到了“无聚焦”。其实我们从“春光”就可以感受到,苏友白对佳人充满了期待,由于作为“聚焦对象”的侍儿、小姐与燕子之间存在着看与被看的关系,暗含着“聚焦者”与“聚焦对象”的某种交流,所以他们共处于动态的关系中。这种动态关系展示了苏友白由希望到失望的心态变化。素庵主人的《锦香亭》中也写了才子钟景期偷看佳人的过程:

……景期听了,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蹲着身子,偷眼细看。见有十数个丫环,拥着一个美人,走将出来。那美人怎生模样,但见……这美人轻移莲步,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磁古墩儿上坐下。那些丫环们,都四散走在庭中。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独自一个在阶前,摘了一朵兰花,走到那美人身边,与他插在头上,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那美人无言无

语……这美人将袖儿一拂,立起身来冉冉而行……钟景期看了好一会,又惊又喜,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12](P610-611)}

这段描写中“那美人怎生模样,但见”等叙述,属于“无聚焦”。整个画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描写了很多丫鬟的生动姿态,最后钟景期又惊又喜,但看不出钟景期个人独特的感受,而是“叙述者”直接的介入。罗钢先生认为并不所有心理描写都是“内部聚焦”,如《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关于林黛玉“不觉又惊又喜,又悲有叹”的一大段心理描写,都是经过叙述者整理和归纳的,属于全知全觉的叙述^{[8](P181)}。此处对钟景期的叙述也是如此,显然不如《玉娇梨》给读者以更直观的印象,关键是缺少了“聚焦者”对“聚焦对象”感觉,因此此处的艺术表现力不及《玉娇梨》。

与同时期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较,天花藏主人小说在“聚焦”与“叙述者”的关系处理上更显突出。如烟水散人的《女才子书》也是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代表作,主要是全知全觉的叙事,开篇喜用“烟水散人曰”,结尾记述作“是篇”的缘故,用“余曰”、“余谓”等,都属于“无聚焦”,与《史记》中“太史公曰”、《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等相同。其他才子佳人小说中运用“人物聚焦”的叙述方式也较少,如《锦香亭》、《春柳莺》、《凤凰池》、《情梦桥》等。笔者认为后来很多才子佳人小说远不如《玉娇梨》、《平山冷燕》,与叙述方式也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是这两部小说在明末清初被其他作者反复模仿并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随着叙事理论不断丰富和深化,明清小说中“聚焦”叙事艺术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虽然“聚焦”只是小说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式,但对小说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参考文献:

- [1] 江守义. 叙事聚焦的演变及原因[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06(1).
- [2] 余宗艳. 传统叙事文学中叙述者和聚焦者的艺术魅力: 以《聊斋志异·龙飞相公》为例[J]. 名作欣赏, 2010(10); 刘尚云. 《聊斋志异》“异史氏曰”叙事艺术论略[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9(6); 夏薇. 醒世姻缘传研究[M]. 中华书局, 2007: 166~176.; 阮艳萍. 从叙事聚焦看《红楼梦》中的心理描写[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3(5).
- [3] [荷]米克·巴尔. 叙述学: 叙事理论导论[M]. 谭君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4] 胡亚敏. 叙事学[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5] [明]蕙秋散人, 编次. 玉娇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6] [清]佚名. 平山冷燕[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7] [明]施耐庵, 罗贯中. 水浒传[M]. 金圣叹, 李卓吾点评.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8]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云南: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9] 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10] 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Revised Edi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p. 14. (转引自谭君强. 叙事学导论: 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11] 郭艳丽. 叙事作品中聚焦者的变迁: 以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为例[J]. 电影评介, 2010(3).
- [12] [清]素庵主人. 锦香亭[M]//才子佳人小说集成: 3. 辽宁: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粟世来)

On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Focus in the Novels of Yujiaoli and Pingshanlengyan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LIU Xue-lian

(Literature Colleg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focus is unique in the novels of Yujiaoli and Pingshanlengyan. The multiple and interactive use of focus in these two novels makes it more vivid in scenic narration, changeable in character presentation and shorten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readers. In dealing with the focusers and the focused, these two novels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feelings of the characters, showing different narrative feature from other novels and making them widely welcomed.

Key words: Yujiaoli; Pingshanlengyan; focus; narrative technique